

灌陽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

著述書目
奏疏

序記



文也者所以明道而經世也書云無稽之言勿聽則知月露風雲無關政教者可棄置而弗道也若夫因事而著為文政事之得失所係以文而發其義人心之邪正攸今毋論鴻章序功德之輝里語寫性情之摯皆足以垂法戒而傳後世者登諸梨棗上以備采澤於輶軒下以樹風聲於宅里匪矜藻麗藉補參稽述藝文

著述書目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楊

整

字時濟號靜可宏治甲子舉人正丁丑進士貴州道監察御史著

巡倉政畧二卷

按沿南圻政畧

經理

馬政事宜二卷

靜可詩文稿

唐納牖

字白生號省菴順治十四年舉人河南虞城知縣康熙癸亥巡撫郝浴徵修省志著

宏受堂集

王之驥

字龍友邑廩生康熙十一年例應歲貢丁艱著

格致集

唐時雍

字熙野號穆齋康熙十七年原貢浙江嘉興縣知縣工書尤善大篆著

穆齋詩稿四卷

王維嶽

字翰生號鈍齋康熙四十七年原貢博學好吟著

詩文各集

唐時儒

字又許號倚石康熙壬辰歲貢選柳城縣訓導未赴博學授從著

樂善集

陸經宗

字泗水邑諸生以文名著

泗水詩集

唐國玉

字潤卿乾隆乙酉拔貢庚寅舉人懷遠縣教諭著

三石山房文稿

懷齋雜著

七園剩草

王師說

字夢求邑增生遠心理學於龍潭築半山書室果孀孀今上鄉文昌閣其遺址也著

禮記集觀一部

戴宗智

字明萬乾隆戊子年歲貢性篤厚博通經史講學宗塾時登書者多出其著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二

荷齋集

卿

彬字雅林號拙園乾隆五十三年歲貢道光元年入鄉賢祠著

周易質義

洪範參解

律呂參解

楚詞會真

古詩十九首注

千字文註

卿祖廕

號經泉著

觀瀾樓集

史如璣

字玉衡號松峯嘉慶八年歲貢性孝友好讀書善書畫著

崇山閣詩集

六卷

古文雜記

六卷

蔣卜德

字勉之號瑤圃甫入學隨叔梗宦姑蘇絕意功名善琴工書耽吟著

懷忠堂詩文二十餘卷

通政張鵬展嶠西詩鈔刊四十九首

王之棟 字奠中號本泉力學工詩著

湘語 地理補漏

范光祺

字積壽一字湘南號澄齋嘉慶二年戊午舉人廣東嘉應直隸州同著

澄齋瑣錄三十二卷

唐逢年

字田六號畚堂道光元年 恩貢著

藝文雜俎各集 辰遊隨囊 兩江遊草

二唐合編 史事附識

陸錫璞

字琢之嘉慶十二年解元現任湖北松滋縣知縣撰

切要格言

書經精義一部 詩經精義

一部

儀禮精義一部

禮記精義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三

一部

周官精義一部

似刊板存

蔣柄

字德謙號玉山道光乙未 恩科舉人輯

韻府撮辨四册

刊板存

又雙聲

疊韻別讀

道光二年通政張鵬展嶠西詩鈔采輯灌邑

二十六家

唐世熊

萬歷乙卯舉人山東鹽運使

陸經宗

見前

唐納牖

見前

唐之栢

順治丁酉舉人刑部郎中

王維泰

驥子字長五號解江康熙甲子舉人太平府教授四十七年修邑志

唐時雍 見前

鄉悅 康熙壬午解元戊戌進士翰林院檢討吏部郎中

蔣依錦 康熙壬午舉人江南如皋縣知縣

莫應斌 康熙癸酉舉人工部屯田司主事

時之華 康熙癸酉舉人蒲城知縣

王廷鐸 泰子字振文號覺齋康熙癸巳解元廣東增城知縣

蔣壽春 康熙辛卯舉人東光知縣

文大漳 康熙癸巳進士翰林院檢討

王維嶧 雍正癸卯副榜太平教諭

卿如蘭 雍正巳酉舉人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著

四

唐國玉 見前

卿彬 見前

史如機 見前

蔣卜德 見前

唐逢年 見前

卿祖一 乾隆戊申解元大捕縣知縣

卿祖勅 乾隆甲寅舉人

范光祺 見前

唐玉弟 貞女二

唐聯弟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內 撫軍梁章鉅札訪

灌陽詩人十二名

王之驥 見前

王維泰 驥子見前

王廷鐸 泰子見前

王象升 康熙時諸生崇禎壬午舉人象震之弟

唐時雍 三見

蔣倬 見前

卿彬 三見

史如璣 三見

灌陽縣志 宋之十六 著述 五

蔣卜德 三見

唐逢年 三見

卿祖綬 弱冠甫應童試卒好吟有遺草

王維嶽 見前

藝文一

愚溪詩序

郡司馬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六

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砥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
能使愚者喜笑愛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
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詞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達昏然而同歸
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
紀於溪石上

在則孝廉之爲政於臯者不槩可知乎書成而郵
書示予予謹錄其重刊是編所由來以志之於簡
首至尚寶公之忠之烈則與天地並壽日月爭光
者也野人士言之詳矣故不書

重修城垣記

嘉靖十一年

明李

高

邑人御史

灌陽在禹貢荊州域漢以前無攷武帝元鼎間置零陵郡統縣十其曰洮陽即今全州而灌陽為昭義鄉隸境內獻帝末劉表為荊州牧制拜熊尚騎都尉灌陽長而灌陽之名見於史然未始有邑也三國吳得蜀零陵等郡地遂分陵泉等十一縣灌陽其一而邑始名矣晉地理志作觀陽蓋觀灌字通也郡志星野謂零陵入軫十一度而灌陽之吉寧灌合二鄉析自昭之恭城則有越焉然不著其分析之年隋大業十三年蕭銑析湘源置灌陽豈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十

二鄉之析在斯時乎自是歷宋元俱屬全州隸零陵郡國朝洪武二十八年征南將軍韓觀平戡後奏改全州隸桂林而灌陽隨屬焉邑誌謂前洪武平戡之歲築土城高丈五尺週四百七十丈大門四東德化南鎮遠西崇順北龍川串房五百間覆以茅西北浚濠天順元年守禦千戶陳銘典史陳昇等撤茅易以瓦東南浚濠五百五十八丈然則自五代至宋元如聚落歟邑西二十里有古城岡廢堞猶存誌謂隋建後遷今地而建置遷廢之歲片漫不復紀嘉靖壬辰春臺察崇明施君一德按

廣西巡部至灌陽識山川形勢爲要害地當嚴城
守以制勝適州別駕楊君麟視邑事飭飭有舉廢
才臺察發公帑若干緡付楊君以修舉事君唯唯
受委託偕守禦千戶陳楚雄計畫之則陶甓之費
版築之役動以千計公帑所出三之一耳楊君毅
然任之曰事在我耳咨詢邑人之材者得蔣勸張
欽周豪吳鈇輩謂可以義動而誠屬之也舉垣地
而四畫之使各總其綱又得幹治如方鑾輩四十
餘人計丈尺而分授之使各任其事千戶王勝龔
湘劉朝印鎮撫李鑾百戶徐興宗等又各任督率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記

十一

之責以盡其才楊君躬蒞之欵欵渠渠視若家政
倡之以久安之義動之以歡洽之情懸法以懲其
惰明賞以程其功遠邇咸趨百堵俱作四閱月而
功成內城甃以陶甓外城治其頽壞撤串房之舊
而新之其下可以通輿馬改櫓堞之廢而葺之其
上可以運矢石望之巖然爲堅城是役也雖臺察
之首事而楊君飭理之力居多蓋其推誠以待幹
濟之人聲義以風執役之衆故事集而民不倦役
成而用罔乏公帑所給未半赴義之民不計直而
終其事者衆焉君之功爲可紀矣或曰一邑之垣

才彈丸耳胡喋喋爲子曰不然大厦之顛始于一
桷尺畦不治百畝就荒國無小胡忽焉况邑之形
勢西捍桂林臨桂之背南當恭城平樂之衝北蔽
全湘東連永道得堅城完壁焉阨險而守之策之
良也自洪武割附之後民不知兵者百年餘近正
德己卯間恭荔洞猺蹂踐邑境而全永之墟亦多
寨棚壁壘矣嚮使灌陽得堅城勁卒而守之則安
枕帖席之地當不少也然則楊君今日之完葺所
以保障方來者其功庸可以無紀耶抑愚竊有議
焉孟氏經世之儒而有地利人和之說夫灌編氓
單寡而差派不少殺屯日蕪而徵科不少恤流猺
漸入而人情不少警履霜之勢不啻被髮野祭爲
可虞也則夫百年之後所以爲城守計者復如何
耶楊君深籌遐識士也經遠之猷尚於城垣之外
有深望焉邑令王守之以記請爲書其役事如左
而終致區區之意云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增修城垣記

崇禎十七年

明戴明聖

邑人主事

國家設賢辨官遵其畫一與民守之鮮有弗欲相
安於無事之福者然外不足以捍牧圉內無以盛
民物毋問時當擾攘也其能晏然也乎故一勞永

逸明智所必先難與圖始怨勞所不恤抑視其當務者斷然行之已矣矧城大役也春秋所慎書令非其時驅農以從事於約椽之間謂之詩無所注措而臨事以歛民私謂之剝非其要輒興人徒以窮力於無所緩急之區謂之嘗是以計度而築不愆於素周乎慮也大飢以修俾食其力因乎時也斯善道也余邑僻在一隅不患虜不憐倭非通道所必經非要害所必爭是以古未有城

國朝始兩治之然狃於承平率皆卑脆不知此就大勢言耳若論一邑固亦有隱憂焉崇順永豐則與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恭城峙江唐黃諸洞接三峯孫家堡則與永明永藍接小龍徐所一帶則與大巢諸源接文市巨岩一帶則與春陵接昭義關一帶則與零陵接不逞之徒在在思起丙寅藍寇之劫竟跨城躡入戊寅坑賊之變雖全州爲蔽風鶴之警猶不免乎張皇茲近事之鑒也前牧此者未嘗不感慨於中然時絀舉羸往往束手侯下車見城處處皆瑕穆然計曰此在承平時不可矧擾攘之秋乎乃平版幹程土物議遠適量功用度有司捐俸以倡紳士和之工執其事民獻其力經始於癸未之正月侯戴星

出入寢食弗遑者幾半載低者甕之隙者實之堞
增八尺有竒龍川德化二門建月城各一東西城
峙敵樓各一形不易而勢增雄暨冬芝城零道處
處告陷寇在門庭人得憑城以固不復阮賊之變
之張皇矣侯之功也是侯若先睹乎此而城之者
侯諱厚楚之光化人具文武幹有折衝樽俎之風
殆龔黃而韓范者歟尉張君必昇亦與有賢勞法
得脩書

修建縣治記

淳祐辛亥年

宋趙嘉慶

提點刑獄

縣固有宜陽之大曲逆之壯介通道大都爲四方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十四

萬里所屬日者吏於其間銛厥芒穎以眩能名流
治聲於天朝馳逸駕於官路殆如建瓴之水敷揚
四達所居然也至若附庸之邑不能十五鄰於蠻
獠僻在遐陬學士大夫率多陋其土而夷其民民
亦恃陋阻其教也然則幾何而不胥爲夷哉全爲
州窮湘源而瞰嶺右於湘部爲陋灌陽又其支邑
去郡且百餘里遠中土而逼獠蠻前後令長計資
者翫惕以俟去苟祿者侵欲以自腴傷紀頹綱顛
仆相望連帥盱江鄧公矚念棠芰之舊思所以惠
綏其民諏詢歷歲始得今令張公從龍而剡辟朝

廷從之張字子雲老儒也博聞強識篤善行而不
怠歷仕以廉敏稱命下不得辭則單車至縣寶淳
祐辛亥八月八日也始至謁舜祠於華山之陽拜
禹廟於澥江之澚退而嘆曰是知所尊良心古意
未泯也若之何使舜禹之澤不下於吾民乎入視
公廨棟梁欲離咿嘍作聲吏甫立於頽廊囚露坐
於隳圉則又作而言曰是聽政修令之地今埋圮
至此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於從政乎何有囚命撤
之有悚而告曰郡急索租且無所出奚暇及此則
應之曰於我視成汝無苦自是捐已所有得六十

萬鏹土衆叶助亦如之掄材於野斃瓦於陶傭工
於市公役而私酬之民用懼趨往往恨不及與也
甫再閱月門庭草故矣又不踰時廳宇鼎新矣廊
以間計者皆應時而具辛亥十月僦功壬子九月
告成爽塏高明閤閤楹翼咸中矩度民奔走於畫
簾之側吏侍立於軒廊之下巖墻凜凜視昔何如
而眼前突兀乃遽見此張君豈以是炫能名於通
道大都乎又豈以是緩租賦於觀察刺史乎遠民
望之森然魄動曰吾慧君哲父之所宅也則信之
滋篤奉之益專教化號令之孚於民顧豈貿貿而

來憤憤而居遂遂而去比乎噫是真能且賢矣子
方以其治狀轉而上聞郡太守等衆楊公太雷亦
交薦之張乃具顛末要予記其事顧讞議積未暇
也而請益力乃爲揆毫抽思直記其實而慨嘆士
大夫分量之大有不可同日語者以膏腴之地要
害之郡而姦利浚財怙冒賊虐大刻於民者類以
不可爲藉口灌陽蕞爾邑外足貢輸內給營繕官
不知費民不知役化行俗易庭戶肅然郡邑有不
可爲者乎青杉葉枯恩愛滋洽癡眈鼓腹野人挽
鬢令尹鳴琴不下堂而芘燾之宏浹於四境宜陽
之國無小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六

重建縣廳譙樓記

至正十七年

元

張顯仁

邑教諭

全湖南州灌陽其屬邑國朝混一來錫其地爲開
國元勲廣平王分地仍命位下人怯薛有牧民之
資者授以是邑掌印之職兼勸農事爲其親民而
能達上下之情者也伯咬斤氏久住公乃廣平金
閨之籍入怯薛侍衛且有日至正十二年春奉命
監灌陽比至洮陽叅政太守石侯遂謁奠廣平王

祠祠在洮陽城北積年廢弛前居官者若罔聞知
公惕然於懷有剗修意太守嘉其忠厚不忘本及
到任時四方捨攘適周伯顏據春陵叛流劫縣治
荼毒生靈官爲調兵克復公夙夜思撫其人民平
易其政寬賦簡役惟恐傷之人懷其惠先是鄉民
有流移入廣聞風而願復者若凡幾家自是田野
廣闢年穀順成休養生息民俗小康廼舉廢興故
十三年冬修縣廳十五年春朔譙樓十六年春朔
文廟建明倫堂塑先聖先師像冬十月朔三皇廟
塑三皇聖像是舉也皆捐已俸鳩工掄材秋毫不
濯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十七

擾於民民亦不知其役觀棟宇鼎新羣飛輪奐山
川改觀風氣頓回老稚歌謠過客嘆羨公之治邑
蓋善於政而敏於成功也昔韋恒令碭山而後人
懷其惠何武爲京兆而後人思其恩今公之恩惠
在人心事蹟滿邊邑而聲名洋溢乎遐邇蓋與華
山灌水同其悠久勸來哲而垂後世固不偉歟邑
之士民感念不忘屬予紀念予爲椽亦嘗親相其
役辭不獲遂書於石

重建縣治記

直德七年

明林

舉

邑訓導

縣爲百里人民聽政之所設官實吏於其間自非

廳宇壯麗廊廡端嚴則何懾以威儀俾民有所瞻仰哉朝廷建立衙門官有堂吏有廡前有儀門後有公廨大小各有規制而不可缺焉宣德甲寅臘月既望適灌邑耆民李得聰等謁余而告曰灌陽隸湖廣風俗頗淳不幸洪武癸酉外境猺獠劫掠縣治燒燬譙樓旣而大軍勦平乃改屬於廣右迨今四十餘年地方寧謐咸沾治化奈何邑堂久遠頽敝梁棟傾欹前後來爲政者咸弗克治歲月愈深頽敝益甚宣德七年歲在壬子夏六月幸遇汧陽王侯偉膺命來宰斯邑每欲興修禮樂制度嘗自

嘆曰琴堂之敝壞者吾躬行之不逮也學校賢才之不振吾提調之未至也制度之有缺者其譙樓之未復也三者之事在於目前苟不能以理之又何以利一邑之人而安於遠乎遂於八年冬十月農隙之時經營厥事鳩工集匠掄材於野甓瓦於陶自本月甲子之吉易梁換棟重葺公堂復建譙樓繼修幕廳學校數月之間煥然並舉視昔之頽壞敝者今則如鳥斯革翬斯飛是皆王侯誠意篤勸於民而能有成也願先生一言刻石以紀其事傳之悠久而思不忘予聞之亦竊自謂忝處邑

庠以司訓職常賴大尹公之愷悌益以斯文之誼豈徒尚其空言而不記其實耶夫以王侯之能奚特以興修縣治復建譙樓外飭之容以徼虛譽歟其心必欲篤近而舉遠使百里之民各遂其家業安居而足食不有破屋敗廬凍餒之患以已任也媿余學識淺陋曷敢道其一二哉姑以民情衆志次言以記其興修之歲月俾後之來者登斯堂而覽斯紀又豈不以王侯爲法而尤加意於斯邑哉詩曰蔽而甘棠勿剪勿伐其此之謂歟於是乎記

重建大成殿記

建炎三年

宋熊

詢縣令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十九

灌陽爲全之支邑在州西南踰百里不當郵傳顯塗山突然而大峭卓如簪水濔乎其清縈紆似帶木拔擬攬天石怪頽蹲虎清淑之氣多萃於此故士人衆多而賢肄業於學者蓋十數而未止也然其俗以耕耨爲業不汲汲於營利齟齬之童皆善誦書雖負販者莫不能筆具字故民間而性淳事簡而訟少盜賊希有囹圄常空爲令尉者督賦役之外遊無他適每至學評論古今較畧人物且聽其議善否以爲已師也往時學在縣東崇寧間以舍法養士謂其地道隘遂遷於西邑置丞乃以舊

學易爲曆宇自時厥後舍法丞職相繼而罷進士
范昂乃請教廳仍復爲學書齋講堂升處自適獨
未有殿以居夫子像庭廡虛曠若非學校者余建
炎改元之明年冬以漕檄姑置湘潭簿書權攝茲
邑范侯以余舊嘗應詞賦舉朝晚過余以資講習
余亦喜其勤嘗至於學聽其誦詠之聲若出金石
觀其繡繪之文如鋪繡錦愛玩無斁每至忘歸因
謂范侯曰羽衣緇裳之流爲觀與寺必雄建殿堂
嚴設像貌以崇奉其教非特務爲觀美也且使人
知欽畏而嚮懼罪福焉今有學而無殿夫子之像
闕然未有所覩何以使人瞻仰是將爲釋老羞范
侯躩然而起曰吾徒居此皆裹糧而相從非資於
官也舊學有殿請以餘貲徙於此可乎余唯而諾
之請助於後乃鳩工集徒不旬日而徙置焉輪奐
一新丹碧相照聳動人之觀聽又命匠人重飭聖
像繪羣弟子於壁間纁裳元衣秉圭端冕乃左乃
右若趨若揖燦然可觀旣成適當仲春上丁恭循
舊制釋奠而奉安之籩豆簠簋陳列于前觀者如
堵後至無地跂踵而望以不獲覩爲歉祀事云畢
升堂而坐范侯領其徒進而請曰禮殿旣成聖儀

是設願得文以記其緒余應之曰論吾夫子之道如天焉不可階而升如日月焉不可得而踰仰高鑽堅瞻前在後不可以心期而智索無像可也何以殿爲然學非殿則學之制不顯殿非像則殿之名莫立像設而道寓於中學者觀像目注心存殆將達其所以言與其所以行期底於道豈特嚮懼罪福而已哉范侯之心知所本矣請爲之記時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也

重建儒學記

淳熙十年

宋余元一

全郡教授

灌陽令趙君永始至之日躬謁

先聖觀其學庫陋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湫隘愀然而言曰是非爲政者所當先耶武城絃歌風馨億齡吾雖不逮古人敢不盡心乎茲邑也介楚粵之間山拔而奇水清而駛魁奇秀異之民豈無生其間者獨未聞顯然見於世何也吳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講肄無所雖有美玉不礪不錯非爲政者之罪耶治之西厥土爽塏襟抱環密廼度廼營廼基廼築聞者相與觀焉有耆儒曰此崇寧間之故址也後雖更徙不常而莫宜其地抑天將昌吾邑而

留之以俟今乎趙君聞而益喜之縣之士相勵而
趣成之財不賦而羨工不召而集期月告成先聖
之宮從祭之士貌像顯肅講道有堂棲士有舍門
序庖廩無不畢備時淳熙九年十二月也夫庠序
廢而不興爲政者之責也庠序興而學不講爲士
者之責也趙君之爲是舉也知爲政之先務矣士
之學豈惟習陳腐以應有司程尺爲利祿梯媒而
已哉夫人之生與太極同體天地之心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萬物之靈也故旦晝之梏亡而良心苗
裔未嘗不發見去聖賢於千載之遠而方冊所存

有默契而自得者秉彛在人未嘗泯也故曰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求則良心存矣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必思有以盡其分視聽
言動洒掃應對進退必思有以循其則持敬以居
之致知以精之二者不可偏廢也後之學者務外
而不由內計利而不明義文華之趨而操履之不
顧記問之矜而大原之不究隨流而堙半塗而止
非力不足也志不立也昔有問孟子以士何尚孟
子告以尚志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孟子之志蓋如是宛彼鳴鳩翰飛吳

之風水與潭之湘鄉往往相類湘鄉繇淳熙丙午
改櫺星門向所朝水丁未大魁王公作焉諸生翕
然辟席以敬受教遂以學門更向大江江水自鯉
魚潭來朝幾十餘里以甲申元日鳩工以中夏朔
旦新成門成諸生乃命邑士之秀者文其姓元其
名以余丞清湘時嘗遊余門移書來曰願請先生
文以記其實先生燕寢餘暇盍爲諸生揮之以爲
一邑之重念灌邑諸生有志功名大喜張君期士
子者不淺故不避荒陋拂拭而爲之辭洪君婺源
人張君長沙人蕭侯臨江新喻人今爲春守云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十四

重修儒學記

泰定四年

元全州路推官

趙文蔚

欽惟聖元之有天下以仁義立極詩書立教中外
郡邑悉皆有學所以育人材敦教化丕變民風成
比戶可風之俗也全之屬縣灌陽廟學建自前宋
暨丙子歸附迄今頽圯特甚至治癸亥東原董公
來尹是邑下車首謁先聖周旋顧瞻殿堂廊廡傾
摧朽蠹若弗能一朝居者廼歎息曰學宮之殘敝
若是凡受命而守茲土者寧無愧責耶退而謀諸
僚佐屬其耆宿及巨室之家勸分所積爲營繕之
資舉欣欣然曰賢令尹之念及此實邦人之幸也

於是輸財獻粟惟恐其後乃鳩工僦傭廣闢舊基
運陶瓦材工役具舉命前邑教何明遠董其事直
學翟志遠領金穀出納學吏范渙司簿書程度公
於退食之暇躬臨指授規制戒以不擾泰定乙丑
七月壬子殿宇告成翬飛輪奐視舊宏麗及夫講
授之堂課習之齋戟門櫺星皆易而新之向之者
庶咸喜而相告曰我侯之於學校殫慮竭誠其偉
績之昭彰如是盍刻堅珉以垂不朽乃狀其巔末
使來請記固辭不獲予慨茲灌之爲邑介乎楚粵
之交風俗彬彬雅其討論於文學者居多良由子矜

秀穎咸篤志於濯磨也况又屬濂溪周子波潤之
所及乎使此邦之後進者益觀感而起從師鄉道
正心誠意尋洙泗之源衍伊洛之派研精覃思講
肄不倦異時將有過其邑則絃誦之聲藹聞問其
俗孝弟忠信相尙詢其由則曰自董侯作新廟學
敦崇儒術士風因而日茂也顧不臞歟遂樂爲之
記泰定四年歲次丁卯良月朔吉立

重修儒學記

元至正十七年

至聖五十四代孫

孔思坦

清湘山長

興文學於多務之秋淑人心於罹難之後此當時
之急務而任守令者所宜究心也然嘗聞之武事

用於戡亂文教行於治平孰知人心之趨向由於教化之素明而學校之興乃所以固結人心之本其事似緩而實急灌陽爲全屬邑值壬辰之變縣學廢焉至正十七年丁酉監縣公久住慨然以興復之責爲己任致教諭張顯仁具其事言於郡郡嘉其請費不勞於民不斂於衆悉捐已俸市材鳩工程督以勤靡間朝夕是年三月壬辰建大成殿繼之明倫堂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五月塑先聖四公像成顯仁以監縣公志用有成欲爲文勒石以傳永久而思坦適遊學至焉遂俾記其事於戲

自淮漢兵興湖南諸郡相繼陷沒時真定石侯治於全大興學校以結人心故克保其民不變城池以固閭井以安文化以行風俗以厚當時宰屬邑如君者舉能知學校之爲重不以其不切於所務而可緩也然昔時際承平民庶且富尚或廢弛矧今閔難四郊多壘時乃貲糧求洙泗於瀟湘者咸願咏歌於斯學者不其盛歟君號敬齋其爲人豈弟慈良有長者風嘗修縣署建譙樓旣揭牌而隣寇息改思濟爲順濟志坊名而四境安雨暘時若歲屢豐登故能招復流民惠及隣邑其力行善政

蓋出於天性而於建先儒廟以興學尤加意焉

重修廟廡明倫堂

正統二年

明張

黻邑教諭

正統改元之明年丁巳夏六月馬侯驥奉命來知灌陽事進謁夫子廟庭仰瞻聖像殿廡塵舊隨落無以聳觀瞻崇祀禮遂命工修飭之煜然改觀歲已未孟冬朔旦詣學課諸生而勸勵之載觀明倫堂暨兩齋舍湫隘卑陋且朽蠹陲剝垂就傾壓膳堂久廢射圃藜蕪與夫櫺星門墻俱多頽毀學前路卑濕蕪穢大懼弗稱育才意旨欲更爲之然役大費繁難以具舉亦惟急其所先而緩其所後耳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七

遂定重建明倫堂之議計工聚材以臘月三日撤去舊貫伐大木墾闢地基取土實學前路基平而堂於是乎建寬四丈深二丈八尺高殺三之一直正適宜輪奐俱美民不告勞帑不知費公私胥慶焉復於堂後闢地以舊材增屋三楹爲膳堂方更議聚材鼎新齋舍建櫺星門修射圃亭買磚鏝明倫堂伐石砌月臺紅墻與兩齋階級未果而候初考瓜期及矣乃獻績之京正統八年冬復來任一日語予曰吾向所欲爲而未就者斯其時矣然吾受百里寄修學本以導民而反勞民吾不忍也計

安在予曰無已則有一焉募邑之宦君子及賢達士庶冀各出貲宜有濟侯曰然遂親爲疏之俾前太學生周思器卿彥全生員秦葵等徧致其意於時前潮陽知縣何源致任松滋縣縣丞蔣暘靈山訓導蔣理任莒州判官蔣良等捐貲若干士庶陸衡敬等又若干出是百費孔具羣能畢効遂大更新之凡爲齋東西各四間高一丈四尺有奇仍取舊齋可用之材爲廚房二間於膳堂後復於明倫堂下砌臺命生員唐綱取杏樹種之凡向之所欲爲者皆以次修舉未迄工以丁外艱去全郡司漁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六

前徽縣教諭趙侯昂來攝縣事乃完其所未完就其所未就焉倚歟蓋自興建以來未有盛于此時者矣僉謂于司教是庠知構興之顛末且與司訓吳先生俱有協相之功宜記歲月竊爲廟學實政教之所自出新之所以導斯民也導民而勞乎民仁者不爲是役之興不勞民不費帑而績成可見侯治事有宜而愛民誠心足以感孚於人也不謂之賢令可乎吾知由今而後師傅之教於茲士子之學於茲其功名事業昭著於時蓋將千百倍於昔矣侯之嘉惠於人寧有極耶人之感慕於侯豈

有窮哉侯字子良廣東河源人由鄉貢進士太學生試事通政司通駿有能聲來爲是邑其學問政事中外推先云董是役者著士范子英呂宗源皆集勞可書出賞賢達悉著芳名於後庶傳永久而益有光焉

重修廟學記

成化二十三年

明陳瑤全州人御史

古昔王者之建國君民也教學爲先學校之制至凋爲大備自辟雍類宮達之黨庠家塾無在無學敬戒以術德小子有造歷春秋叔季天下猶知有尊周之義者學校之教有以固結乎人心也自是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五

以來止而數千百載間教則治否則亂載在簡冊昭然甚明我國家肇造區夏百有餘年惓惓以崇儒重道加之意而職守令者亦以奉德意興學校者爲賢也灌陽地僻民庶山水清奇甲於旁邑廟學據邑之陽尤專形勝士之游其地者或以德行稱或以文學著或以政事聞具於誌顯於時後先相望歷歲滋久兩鋤風銷日就頽圯成化甲辰冬淑浦劉侯篋來知邑事不期年政通人和邑用大治遂撤其故而更新之作大成殿六楹奉先聖以及四配十哲東西廡各十楹奉從祀之賢前作戟門

又前作櫺星門皆六楹殿之後作明倫堂堂之前
作日新時習二齋各六楹他若師生會饌之堂藏
修之室暨庖倉庫庖厨射圃秩秩咸具又以臥碑
及諸石刻樹立失次俱徙置於戟門之下况學門
遷徙不常以故二十九年科第乏人矣今侯躬親
相視徙於櫺星門左甃砌以石素而且堅經營之
周密規制之偉麗以前未有也司訓耒陽陳公經
既協相厥力復遣庠生周景來請書其成夫爲政
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爲要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
必在於興學校明先王之法爲政不興學校不能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善其道爲政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
關係於世大矣若劉侯者其知敬重殆見異時閭
巷弦歌孩提俎豆人人有士君子之風比屋有可
封之俗可與成周比隆可爲四方取則俾向之稱
德行著文學聞政事者不得專休於前未必不基
劉侯作與之所致也矧是役也不費公帑不勞民
力以底於成職此不可以無書謹爲記之使刻石
以垂諸永

重建廟學記

嘉靖
二年

明 蔣

冕 大學

灌陽有縣自吳始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分泉陵

等十一縣統于零陵郡而灌陽居其一其詳載於
晉書地理志荊州部下灌晉志作觀唐長孫無忌
撰隋志其註湘源亦謂有觀水正與晉志相合蓋
古字通用也灌自置縣至今千有餘年舊隸全州
爲屬縣自石晉天福初至今垂六百年縣之有學
在宋慶厯桂林志謂建于隋大業十三年不知何
據其始創於縣治之東崇寧中遷縣治西慧明寺
右其後更復不常淳熙十年縣令趙君永始卽崇
寧故地建置廟學教授余元一記之嘉定間全州
守蕭一致楊若先後修葺楊守又給田於學以養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士學制旣備自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一時守令
作興之功蓋有不可泯者厯元至我皇明學皆建
於城外地旣荒僻且規制卑隘無以仰稱累朝興
學養賢之盛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寧灌
合二鄉舊自昭之恭城割而隸灌二鄉旁近恭城
之蠻往往來肆剽劫學宮旣居城外蠻來輒恣意
踐躪殿堂焚圮荆榛彌望過者陋而弗睨乃嘉靖
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使楊君必進行部至灌祇
謁先聖畢周覽慨歎倡議遷復謀於提學副使
李君中且請於巡按監察御史汪君淵議皆克協

爰檄知縣周應祿任其事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庾庖湍百爾咸備公館居其左縣治居其右高敞壯偉甲於鄰邑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周令率師生釋奠於廟以竣事告適子得謝歸教諭黎獻太學生張鑑等詣子請曰願有記也諾之未果作周令又數來述之予聞淮夷病杞及鄆而魯爲之懼興學崇化夷患始息故其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其獻馘獻囚之在泮且致其懷好音而獻琛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取焉非無是事而有是詩也今嶺外諸蠻其狡悍未必過於淮夷而乃憑恃險阻頻來弗靖擾我疆場戕我黎庶聖天子旣後先簡命總理戎務重臣次第草薶而禽獮之區區么魔若灌之邊徼小醜猶疥癬之在手足間耳何敢伸螳臂以犯雷霆之威哉今日之歌頌聖明視魯人之於僖公蓋不啻逕庭矣興學崇化以息夷患今豈異於古哉灌自肇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耶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修其身頌詩讀書求師取友以窮事物之理二者交盡

一遵乎朱子之教出而効用於時則隨所器使盡
心職業俾國家生民有所倚賴潛而未用亦必謹
言慎行有所不爲使宗族鄰里稱爲一鄉善士或
出或處而皆不失乎道義之正上風由是而盛民
俗由是而美不但僅有可觀如在宋時而已司憲
三君子所爲惓惓焉求以祇承朝廷興學養賢之
盛典意寧有外於此乎予故丁寧以爲爾灌之士
告其尚相與勉之以求無負焉可也斯學之遷非
楊君慨然倡議且計處財費以給之功必不成而
終始規畫備殫智慮又力助用度之不足者以迄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於成則周令之力至於朝夕贊相黎諭之勞亦足
錄

重修儒學記

康熙二十
四年

唐納牖

邑人
知縣

考古者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虞夏商周
之時治教不分立學惟各祀其受命之祖自漢以
後謂孔子道備百王教垂萬世命太學及郡邑皆
崇祀之俾天下咸遵其教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
也吾邑學宮始創西關改遷重建蔣文定公記之
詳矣惟時太平日久老幼不見兵革家絃戶誦人
文蔚起道經兵燹學宮鞠爲茂草僅大成殿以

聖像巋然獨存若兩廡數椽卑陋尤甚諸賢牌位遺
散無一存者雖屢奉修葺之令類多因陋就簡循
爲故事而已癸亥冬溧陽趙公以藩幕來署邑篆
下車拜謁愾然思有以新之會新令至遂不果旣
而院司以趙公有幹才長于吏治特命復署灌事
會廷議廣厲學宮檄郡邑官紳士庶捐修疏名以
報趙公捐俸首倡詳委邑尉司朝常董其事晨夕
監督凡匠石甃砌以及榱桷榑櫨之細稍有敝壞
者輒更易之改建兩廡高其垣墻飭其戶牖序置
先賢先儒神位增飭名宦鄉賢二祠以及戟門墻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房丹雘黝堊煥然肅然度材估值稱事廩工財無
虛費役不勞民經始於甲子孟冬告竣於春仲時
值上丁致祭趙公方奉文兼攝學篆宴集諸生核
實典禮牲帛儀物悉遵舊制環橋門而觀者莫不
悚然起敬嗟乎數十年來風雨不蔽烏鼠不除之
區一旦棟宇維新宮墻峻肅以享以祀執事有恪
非藉趙公毅然改作能若是乎夫文教之興闢乎
運會治化之盛北於人文方今六詔逆氛盡掃八
閩逋寇歸誠我 皇上右學上文特命儒臣輯
經書直解刻頒天下且躬詣闕里親行釋奠正孔

子之道大明孔子之教大興之日也士君子幸生其時豈僅株守一經區區獵科名博青紫遂謂讀聖人書遊聖人之門乎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蓋言養也又曰如圭如璧如取如攜蓋言教也藏焉修焉講習於詩書陶淑以禮樂篤行乎子臣弟友之道出所學可以黼黻皇猷守其道足以訓方型俗庶幾不負趙公振興文教之盛心趙公亦可藉手以對揚

聖天子廣厲學宮之休命矣落成屬牖一言記之牖推

魯無文敬述修建始末併詳督修義助姓名於碑

灤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五

陰以示勸云

鼎建學門記

康熙四十七年

陳廷藩

邑教諭

灤學建於明代嘉靖癸未迄今一百八十餘年歷經修葺壯偉不替惟聖域賢關二門由櫺星門直出以達通衢氣散不聚且往來行人得窺內殿民間婚娶多有乘轎而過者禮法重地可聽其藝慢竊怪當日創建經營何忽乎此而後此者亦遂踵其成也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冬予來視此學篆郎欲更之艱於財用未果會戊子冬街遭回祿延及棖稱曰擊其將就頽圮乃不獲已自捐俸資并鄉

貯助學數金集材鳩工擇是年十二月十八日改
建於門之左右稍退丈許作東西兩向其原門之
處則橫砌照牆以蔽之一以蓄堂氣一以遠褻越
雖樸素無華而體制規模始覺完備是舉一百八
十餘年之所忽者而足之從此廟貌尊嚴人文蔚
起當必有大過於前者是則予所竝而望之者也
工竣後適鄉官王君維泰偶過予齋謂事屬創始
不可不記爰述其顛末以俟後有所考云

增置學田記

崇正七年

明盛興唐

邑人知縣

今夫譚吏治者先學校則作養士類似非第二義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矣第實政從實意而流未許徇名獵譽者可襲而
居也今上六襪仲冬既望闔司參軍朱公來署余
邑公台鼎世家才品卓越當道并奇之適灌乏員
特浼試焉公視所司爲熟路輕車游亦立解且素
穢阿堵中物以故徵督吾民如負冬日平遣吾民
若飲醇醪然灌故瘠土士生其間單寒者衆惟無
田莫飽半菽雖士之常亦士之厄也越明年公代
兆將瓜宜委若傳舍迺下車謁先聖卽與兩先生
咨論學田一事作而嘆曰士固謀道而矯語貧賤
然而沮志喪氣鮮不因之田顧可少也歟哉第余

闕司祿薄傾囊羞澁但爲邑人之倡則可耳亟購
民間得土名呂家洲田二十工估平價直捐金二
十兩以易之并學博金公所置唐官屯田五十工
歲計收租穀共貳百柒拾六桶儲之學宮永爲士
精脫非誠意篤摯者能若是乎又計爲士病民剝
弗善也於是總其賦之必輸者酌其租而裁給之
良法羨意并存無害視昔之田在官而稅在民者
天淵懸矣此非公之實意而流爲實政者耶自茲
以還寒士免吞紙囊螢之苦咸得專舉業而飫詩
書逢時得志無愧科名皆我公栽培之澤也其裨

益乎灌庠詎淺鮮哉大都公以品勝而才其餘緒
獨善一鄉兼善天下此物此志不必問秩之專假
與夫局之久近也公之義足以風矣語曰道路之
口可當春秋然非壽之貞珉無以作和者機也請
勒諸石暨之膠庠用垂不朽云公諱一元浙江山
陰人時崇正七年甲戌也